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五

元　趙采　撰

☵☷ 坎下坤上

程子曰師之興由有爭也所以次訟也爲卦坤上坎下以二體言之地中有水爲衆聚之象以二卦之義言之内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以爻而言一陽而爲衆陰之主統衆之象比以一陽爲衆陰主

而在上君之象也師以一陽為衆陰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

愚曰言爭不已爰及干戈匹鬬不已黨類以多訟而師勢也爭起於心故訟莫狠於心言語為末兵莫憯於志莫邪為下此兩卦皆以坎之堅多心在體所致也心以道制易於此示聽訟无訟以戈止戈之道焉訟自下起故訟卦辭為興訟者設師自上出故師卦辭為出師者設

師貞丈人吉无咎

程子曰師之道以正為本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彊驅之耳故師以貞為主其動雖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無咎葢有吉而有咎者有無咎而不吉者吉且無咎乃盡善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擢自微賤授之以衆乃以衆心未服請莊賈為將也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

業衆所畏服則是也如穰苴旣誅莊賈則衆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隂侯起於微賤遂為大將葢其謀為有以使人尊畏也

朱子曰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於農伏至險於大順藏不測於至静之中又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上下五隂順而從之為衆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象故其卦之名曰

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無咎戒占者亦必如是也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

程子曰能使衆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衆心服從而歸正王道止於是也

朱子曰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謂能左右之也一陽在下之中而五陰皆為所以也能以衆正則王者之師矣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程子曰言二也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為正應信任之專也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上順下險行險而順也師旅之興不无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古者東征西怨民心從也如是故吉而无咎吉謂必克无咎謂合義又何咎矣其義固无

咎也

朱子曰又以卦體卦德釋丈人吉无咎之義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應之行險謂行危道順謂順人心此非有老成之德者不能也毒害也師旅之興不无害於天下然以其有是才德是以民悦而從之也

愚曰二剛中而有應於五二將兵之主五將將之主也二有功即五之功矣以健行險以勢勝

以順行險以理勝兵猶藥也人不得已而後御於藥然藥毒所以已疾故兵雖毒而人從之人知其一日之毒百世之利也如是而後无咎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程子曰地中有水水聚於地中為衆聚之象故為師也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衆也

愚曰外卦坤順內卦坎險文公謂伏至險於大

順藏不測於至静之中說得地中有水好中是藏於中而不露地中有水之義與地上有水便不同地中有水人不知也遇其欲用随取而凡所謂容民畜衆井田之象也民即比閭族黨州鄉之衆即其民之所推以為兵者伍兩卒旅師軍是也凡師之盡善无出井田井田廢矣能倣古為之使兵農合一亦後世之利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程子曰初始之始也故言出師之義及行師之道在邦國興師而言合義理則是以律法也謂以禁亂誅暴而動茍動不以義則雖善亦凶道也善謂克勝凶謂殃民害義也在行師而言律謂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為本所以統制於衆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猶凶道也制師无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戒也

愚曰度量衡之法起於黄鍾之九寸黄鍾坎位

也爾雅曰坎律銓也師出以律則教道素明兵卒有制勝敵之道也否臧失律也否讀為可否之否劉遵曰否字古之不字也失律者為不善否臧則不善杜預亦曰否不也故辭曰否臧象曰失律失律則凶矣或曰師出无名而以律可謂臧乎曰司馬掌九伐之法不正而動是亦失律安得不凶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

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程子曰師卦唯九二一陽為衆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其事唯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無咎蓋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既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於三也凡事至於三者

極也六五在上既專倚任復厚其寵數益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他卦九二為六五所任者有矣惟師專主其事而為衆陰所歸故其義最大人臣之道於事无所敢專唯閫外之事則專制之雖制之在已然因師之力而能致者皆君所與而職當為也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

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子道亦然唯孟子為知此義故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盖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在師中吉者以其天之寵任也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有成功之吉象以二專主其事故發此義與前所云世儒之見異矣王三錫以恩命優其成功所以懐邦也

朱子曰九二在下為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徳上應於五而為所寵任故其象占如此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無功也

程子曰三居下卦之上居位當任者也不惟其才陰柔不中正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為上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尸衆主也葢指三也以三居下之上故發此義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倚付二三安能

成功豈惟無功所以致凶也

朱子曰輿尸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以陰居陽才弱志剛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故其象占如此

六四師左次無咎

程子曰師之進以強勇者也四以柔居陰非能進而克捷者也知其不能進而退故左次左次舍也量宜進退乃所當也故無咎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也度不能勝而

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可進而退乃爲咎也易之

發此義以示後世其戒深矣

朱子曰左次謂退舍也陰柔不中而居陰得正故其

象如此全師以退賢於六三遠矣故其占如此

象曰左次無咎未失常也

程子曰行師之道因時施宜乃其常也故左次未爲

失也如四退次乃得其宜是以無咎

朱子曰知難而退師之常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無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程子曰五君位興師之主也故言興師任將之道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為生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於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無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而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帥師二在下而為師之主長

子也若以弟子衆主之則所爲雖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長者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

朱子曰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爲兵端者也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故爲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搏執而無咎也言語辭也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又戒占者專於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輿尸而歸故雖貞而亦不免於凶

也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程子曰長子謂二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若復使其餘者衆尸其事是任使之不當也其凶宜矣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程子曰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賞有功也開國封之為諸侯也承家以為卿大夫也承受也

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也故戒使勿用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人有功不可用也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有國家而為政也小人平時易致驕盈况挾其功乎漢之英彭所以亡也聖人之深慮遠戒也此專言師終之義不取爻義蓋以其大者若以爻言則六以柔居順之極師既終而在無位之地善處而無咎者也

朱子曰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為土故

有開國承家之象然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戒行賞之人於小人則不可用此占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文也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程子曰大君持恩賞之柄以正軍旅之功師之終也雖賞其功小人則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用之必亂邦小人恃功而亂邦者古有之矣

朱子曰聖人之戒深矣

愚曰師濟矣上六何為哉論功行賞而已坤為土
為國邑故大君論功行賞功大者爵之國功小者
承之家惟小人用此例象以有命為正功正前勲
也以勿用為必亂邦杜後患也當師之時偏裨行
陣間未必皆君子小人有功何以待之伊川言小
人有功不可用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有
國有家而為政此漢英彭所以亡朱文公本義亦
如此說後来思量得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

得看来開國承家是公共底未分君子小人到小人勿用是勿更用他與謀議經畫光武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賞其所用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他不與焉此意未曾改入本義晏淵因問古之行封真是裂土地與之非如後世虛帶爵邑若使小人得之終必有弊文公云勢不容不封他但聖人須别有以處之令雖未知得如何只如舜封象使吏治其國則知待小人亦必有道也

但文公謂光武所用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不知光武正不曾用得此數人所以南軒論寇鄧賈識明智達量洪器遠以當時大臣論之三子者過之遠甚用以圖政豈不可乎而乃執一縣之嫉廢大公之義以此觀之則是高帝犯小人勿用之戒光武又懲創高帝太過雖功臣是君子亦一例不用悲夫

䷇ 坤下 坎上

程子曰序卦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親輔也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旣有衆則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師也為卦上坎下坤以二體言之水在地上物之相切比无間莫如水之在地上故為比也又衆爻皆隂獨五以陽剛居君位衆所親附而上亦親下故為比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程子曰比吉道也人相親比自為吉道故雜卦云比

樂師憂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茍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筮謂占決卜度非謂以蓍龜也所比必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

朱子曰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故筮者得之則當為人所親輔然必再筮以自審有

无善長永貞固之德然後可以當衆之歸而无咎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来歸之若又遲而後至則此交已固彼来已晚而得凶矣若欲比人則亦以是而反觀之耳

愚曰衆陰无主則亂一陽无輔則孤合而成比斯吉矣蓋自乾坤定位以来屯以匡濟蒙以教訓需以養育訟以息爭師以去梗至是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矣夫比以久遠託也寧擇而比无比而擇故

必原筮以決其所比伊川謂原是推原筮是占決卜度非所以著龜也文公云筮只做占決說亦不妨然亦不必說不是龜筮原者再也如周官禁原蠶之原比自復來一變師二變謙三變豫自謙豫有艮手持震草之象故曰原筮原筮謹所求也衆陰皆於五從之可无疑矣然且初筮之曰五可從乎筮之曰我可從五乎元大也永久也貞正也五若有是三德我則從之可无咎矣夫上有可比之

德則四海之内奔走聽命之不暇故曰不寧方来

坎勞卦也不寧也坤為方文公云有不安者皆来

歸之則是不寧之方皆来親比後至者則取凶之

道也鄱生說田横以天下後服者先亡正此意伊

川乃云来比之至不速而後則雖夫亦凶恐不若

文公說後来者此與左傳崔子言前夫當之矣是

一類語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

程子曰比吉也比者吉之道也物相親比乃吉道也

比輔也釋比之義比者相親輔也下順從也解卦所以為比也五以陽居尊位羣下順從以親輔之所以為比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程子曰推原筮決相比之道得元永貞而後可以无咎所謂元永貞如五是也以陽剛居中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以陽剛當尊位為君德元也居中得正能永

而貞也卦辭本泛言比道彖言元永貞之九五以剛
處中正是也
不寧方来上下應也
程子曰人之生不能保其安寧方且来求附比民不
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寧君不能獨立故保民以為安
不寧而来比者上下相應也以聖人之公言之固至
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
民之附則危亡矣故上下之志必相應也在卦言之

上下羣陰比於五五比其衆乃上下應也

後夫凶其道窮也

程子曰衆必相比而後能遂其生天地之間未有不相親比而能遂者也若相從之志不疾而後則不能成比雖夫亦凶矣無所親比困屈以致窮之道也

愚曰彖言比吉也多箇也字當云比吉比輔也下順從也比輔是解比字下順從是解吉字以剛中言九五具三德為衆所比也上下應言五陰從一

陽有萬國戴一人之象也其道窮非人外巳巳自

外人其道窮孤所以凶也謂上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程子曰夫物相親比而無間者莫如水在地上所以

為比也先王觀比之象以建萬國親諸侯建立萬國

所以比民也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也

朱子曰地上有水水比於地不容有間建國親侯亦

先王所以比於天下而无間者也彖意人来比我此

取我往比人

愚曰易不可確定說如地中有水師乃取順中伏險之義地上有水比便不說險了只取地上親密无閒之義此卦九五陽剛居中而得正上下五陰皆比之四海仰一人一人撫萬邦之象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来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程子曰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為本中心

不信而親人人誰與之故比之始必有孚誠乃无咎也孚信在中也誠信充實於内若物之盈滿缶中也缶質素之器言若缶之盈實其中外不加文飾則終能来有它吉也它非此也外也若誠實充於内物无不信豈用飾外以求比乎誠信中實雖它外皆當感而来從孚信比之本也言比之初六者比之道在乎始也始能有孚則終致有它之吉其始不誠終焉得吉上六之凶由无首也

愚曰此卦五陰皆主五以為比而比道以誠信為本有孚者五以剛中有此誠信也比之者初以五誠信而比之也有孚比之言其始有孚盈缶言其終五有誠信而初比之固无咎矣而誠信充實於中心之素无一髮欠缺然後終來有它吉也如肅愼來賀越裳入貢所謂舟車所至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尊親皆它吉也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程子曰二與五為正應皆得中正以中正之道相比者也二處於内自内謂由已也擇才而用雖在乎上而以身許國必由於已已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正而吉也以中正之道應上之求乃自内也不自失也汲汲以求比者非君子自重之道乃自失也守已中正之道以待上之求乃不自失也易之為戒嚴密二雖中正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戒之自守以待上之求无乃涉後凶乎曰士之自脩乃求上之道降

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然後出也
朱子曰柔順中正上應九五自内比外而得其正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愚曰二居中得正有應在五不上往以外比乎君惟居内以待其自比守正不回吉在其中矣湯幣不三往伊尹不翻然草廬不三顧武侯不許以驅馳象曰不自失也此之謂不失身於人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程子曰三不中正而所比皆不中正四隂柔而不中二存應而比初皆不中正匪人也比於匪人其失可知悔吝假言也故可傷二之中正而謂之匪人隨時取義各不同也人之相比求安吉也乃比於匪人必將反得悔吝其亦可傷矣深戒失所比也

朱子曰隂柔不中正承乘應皆隂所比皆非其人之象其占大凶不言可知後来與淄時舉言三應上乃

比之無首故為匪人此說方是

愚曰伊川以二四為匪人而二與四未可為匪人葢上六無首乃匪人也三以隂柔無知人之明戀其正應無見幾之剛上以無首而三比之可謂比之非其人矣比非其人失所親矣能無傷乎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程子曰四與初不相應而五比之外比於五乃得貞正而吉也君臣相比正也相比相與宜也五剛陽中

正賢也居尊位在上也親賢從上比之正也故為貞吉以六居四亦為得正之義又陰柔不中之人能比於剛明中正之賢乃得正而吉也又比賢從上必以正道則吉也

朱子曰以柔居柔外比九五為得其正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正而吉矣

愚曰四應在初而鄰於五初內卦也五外卦也今四捨初而外比於五非應而曰貞曰吉何也初弱

而甲五賢而尊比以賢為正賢以居位為正正則

吉矣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象曰顯比之

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程子曰五居君位處中得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人君

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

已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恩澤是人君親比

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

人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下之比乎故聖人以九五盡比道之正取三驅爲喻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先王以四時之畋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為三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畋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止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也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

者撫之固不呴呴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
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
皞皞而莫知為之者也邑人不誡吉言其至公不私
無遠邇親疎之別也邑者居邑易中所言邑皆同王
者所都諸侯國中也誡期約也待物之一不期誡於
居邑如是則吉也聖人以大公無私治天下於顯比
見之矣顯比所以吉者以其所居之位得正中也處
正中之地乃由正中之道也比以不偏為善故云正

中凡言正中者其處正得中也比與隨是也言中正者得中與正也訟與需是也禮取不用命者乃是舍順取逆也順命而去者皆免矣比以向背而言謂去者為逆來者為順也故所失者前去之禽也來者撫之去者不追也不期於親近上之使下中平不偏遠近如一也

朱子曰伊川説邑人不誡吉似可疑恐易之文義不如此葢言上之人顯明其比道而不必人之從已雖

私邑化之亦不相誠以使人從己也必誠而後聽是以言而使之聽也不誠而聽則上之所以使之聽者中而已

愚曰王者之於田也三面驅之缺其一面順而來者取之逆而去者舍之前禽逆而去之也九五以大中至正顯明比道以示人使天下自為去就用三驅之法以待物雖前禽之失有所不問是以天下信其心而親其仁邑人不誠而自聽矣邑人國

中之人也自耳目所際言之耳其顯比之所及舉天下皆聽何止邑人亦知聖人以无心處比故也曰上使中也者言人君用中之所致也聖人以皇極之道待天下不以小失而害大得是以雖縱釋前禽惟其所之而吾之所得於比者不亦光大矣哉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程子曰六居上比之終也首謂始也凡比之道其始

善則其終善矣有其始而无其終者或有矣未有无其始而有終者也故比之无首至終則凶也此據比終而言然上六陰柔不中處險之極固非克終者也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天下多矣比既无首何所終乎相比有首猶或終違始不以道終復何保故曰无所終也

誠齋曰上六无首所謂後夫凶也四陰皆從五而已獨後焉見之不早從之不先下則棄於四陰之類上

則絶於一陽之君凶而无終必矣萬國朝禹而防風獨後諸侯朝齊而譚子不至其凶何如哉雖然君子之於時其從違豈一端而足哉光武興而馮衍不至桀而不為悪高祖興而尭君素不從死而不為凶豈可盡以比之上六咎之哉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五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六

元 趙采 撰

☴☰ 巽上 乾下

程子曰物相比附則為聚聚畜也又相親比則志相畜小畜所以次比也畜止也止則聚矣為卦巽上乾下乾在上之物乃居巽下夫畜止剛健莫如巽順為巽所畜故為畜也然巽陰也其體柔順唯能以巽順

柔其剛健非能力止之也畜道之小者也

朱子曰小陰也畜止之之義也上巽下乾以陰畜陽又卦唯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為所畜故為小畜又以陰畜陽能繫而不能固亦為所畜者小之象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程子曰陰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倡而陰和順也若陰先陽倡不順也故不和不和則不能成雨雲之畜聚雖密而不雨者自西郊故也東北

陽方西南陰方自陰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

朱子曰內健外巽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有剛而能中其志得行之象故其占當得亨通然畜未極而施未行故又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蓋密雲陰物西郊陰方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於羑里視岐周為西方正小畜之時也筮者得之則占亦如其象云

愚按文公云小畜以巽之柔順畜三陽畜他不住

亨是說陽緣陰畜他不住故得亨此得小畜之義蓋乾是十分剛健豈為巽順所畜其志必行其道必亨而後止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雲而密必雨之道也密而不雨者何也蓋陰陽相薄然後成雨密雲陰氣西郊陰方巽風又東南吹之雲為風散如何會雨又以爻變言上九變則為坎坎即雨也外卦未變而有變之道故曰密雲不雨至上九則變矣故曰既雨既處中互兌故云西郊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

程子曰言成卦之義也以陰居四又處上位柔得位也上下五陽皆應之為所畜也以一陰而畜五陽能繫而不能固是以為小畜也彖解成卦之義而加曰字者皆重卦名文勢當然單名卦唯革有曰字文勢然也

愚曰以六居四雖為得位而非尊位雖以一陰而上下五陽應之然非中也故曰小畜若大有柔得

尊位又大中而上下應之斯為大矣

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程子曰以卦才言也内健而外巽健而能巽也二五居中剛中也陽性上進下復乾體志在於行也剛居中為剛而得中又為中剛言畜陽則以柔巽言能亨則由剛中以成卦之義言則為陰畜陽以卦才言則陽為剛中才如是故畜雖小而能亨也畜道不能成

大如密雲而不成雨陰陽交而和則相固而成雨二氣不和陽尚往而上故不成雨蓋自我陰方之氣先倡故不和而不能成雨其功施未行也小畜之不能成大猶西郊之雲不能成雨也

愚曰健而巽以二體言也乾剛健而為巽所畜畜他不住况三以剛中待之乾雖在下迹不行而志行矣曰尚往也言乾剛之性所尚在往未即受畜也曰施未行也雖未底乎雲行雨施言未則見其

終必也昔之言易者有爻變之說以小畜之爻觀之外卦巽也上爻變而為陰則坎也坎即雨矣在卦未變而有變之道故曰密雲爻至上九則變矣既雨既處自其變言之也說易者知其必變往而求用是以其志必行其道必亨故曰尚往尚如尚志之尚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程子曰乾之剛健為巽所畜夫剛健之性唯柔順為

能畜止之雖可以畜止之然非能固制其剛健也但柔順以擾繫之耳故為小畜也君子觀小畜之義以懿美其文德畜聚為蘊畜之義君子所蘊畜者大則道德經綸之業小則文章才藝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文德方之道義為小也

朱子曰風有氣而无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為小畜之象懿文德言未能厚積而遠施也

愚曰懿文德之謂小畜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之謂大畜此句只重在懿字上揚雄曰浸以光大不亦懿乎言文王未得位之時也故曰懿德美之未著者也文德如誕敷文德矢其文德均此文德也然彼乃大功效小畜只可懿美之而已此是以巽之柔文得乾剛些子之意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程子曰初五陽爻而乾體陽在上之物必剛健之才足以上進而復與在上同志其進復於上乃其道也

故云復自道復既自道何過咎之有无咎而又有吉也諸爻言无咎者如是則无咎矣故云无咎者善補過也雖使爻義本善亦不害於不如是則有咎之義初九乃由其道而行无有過咎故云何其咎无咎之甚明也

朱子曰下卦乾體本皆在上之物志欲上進而為陰所畜然初九體乾居下得正前遠於陰雖與四為正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為所畜故有進復自道之象占

者如是則无咎而吉也　又曰復自道之復與復卦之復不同復卦言向前不見了這陽如今復在此這復自道是復歸他本位從那道路上去言初九乾體居下得正雖與四為正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為四所畜復歸他本位

愚曰聖人欲明陽不受畜於陰之義故於履小畜二卦反復明之小畜履之反初本在上二本在五三本在四故初二皆以復言三則受畜而不得復

者也故不言復復自道是復他本位又從那道路上去是不為陰所畜也何咎之有故曰何其咎以見无咎之甚明也其義吉也者以見其吉之非幸也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程子曰二以陽居下體之中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皆以陽剛居中為陰所畜俱欲上復五雖在四上而為其所畜則同是同志者也夫同患相憂二五同志故

相牽連而復二陽並進而陰不能勝則遂其復矣故吉也曰遂其復則離畜矣乎曰凡文之辭皆謂如是則可以如是若已然則時已變矣尚何教誡乎五為巽體巽畜於乾而反與二相牽何也曰舉二體而言則巽畜乎乾全卦而言則一陰畜五陽也在易隨時取義皆如此也二居中得中者也剛柔進退不失乎中道也陽之復其勢必强二以處中故雖强於進亦不至於過剛過剛乃自失也爻止言牽復而吉之義

象復發明其在中之美

朱子曰三陽志同而九二漸近於陰以其剛中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亦吉道也占者如是則吉矣

愚曰二五俱陽文雖若失應然皆中也二五皆中同志相求故相牽挽而復其所二牽挽而後復雖非自然猶牽志同相牽不自失其正而遂其復此其所以吉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程子曰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密比於四陰陽之情相求也又暱比而不中為陰畜制者也故不能前進猶車輿說去輪輻言不能行也夫妻反目陰制於陽者也今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也婦人為夫寵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故說輻反目三自為也夫妻反目蓋由不能正其室家也三自處不以道故四得制之不使進猶夫不能正其室家故

致反目也

朱子曰九三亦欲上進然剛而不中迫近於陰而又非正應但以陰陽相說而為所繫畜不能自進故有輿說輻之象然以志剛故又不能平而與之爭故又為夫妻反目之象戒占者如是則不得進而有所爭也

愚曰三若變則互震震上坤為輿陽畫輿下橫木也故為輻三若見畜而不可動互兌兌為毀折輿

說輻矣其能進乎三四剛柔接故曰夫妻上下卦體分故曰反目又離為目巽為多白眼九三亦欲上進但剛而不中見畜而怒故反目相視聖人不責婦人女子而責夫夫正而後妻正焉故象曰不能正室責三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程子曰四於畜時處近君之位畜君者也若內有孚誠則五志信之從其畜也卦獨一陰畜衆陽者也諸

陽之志繫於四四茍欲以力畜之則一柔敵衆剛必見傷害唯盡其孚誠以應之則可以感之矣故其傷害遠見其危懼免也如此則可以无咎不然則不免乎害矣此以柔畜剛之道也四既有孚則五信任之與之合志所以得惕出而无咎也惕出則血去可知舉其輕者也五既合志衆陽皆從之矣

朱子曰以一陰畜衆陽本有傷害憂懼以其柔順得正虛中巽體二陽助之是有孚而血去惕出之象也

无咎宜矣故戒占者亦有其德則无咎也

愚曰以德而論四以一陰而畜五陽以位而言四以近臣而畜君以臣畜君天下之至難也茍無忠信誠確之心以涖之其不見疑於上而見傷於巳者幾希今四有中孚象孚誠内充與五同志君臣相得物莫能間則傷我者去而惕懼之心出矣此伊尹周公事如霍光便不免傷害況其下者乎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朱子曰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隣之象也而九五居中處尊勢能有為以兼乎上下故為有孚攣固用富厚之力而以其隣之象以猶春秋以其師之以言能左右之也占者有孚則能如是也　又曰富以其隣上合志皆是說上面巽體同力畜乾隣如東家取一箇西家取一箇說上兩畫言五居尊位能使動得那上下底攣如手巴攣住之象

愚曰四之有孚以中虛五之有孚以中實中虛信

之本中實信之質四孚於五故曰上合志五孚於
四故曰富以其鄰四以一陰而畜乾畜他不仕令
也四五相孚而攣如攣有手巴攣之象言協力也
五以剛實益四之陰虛協力畜乾則三陽皆吾有
也陽實為富言五攣鄰之四始有其富故曰不獨
富也五之止衆剛雖以巽止健實以健止健益五
巽體而乾德此五有孚之效與四之有孚便自不
同　又曰伊川之說似非小畜本旨蓋乾本畜不

往而六四柔順巽體有孚信亦非力畜衆陽求以

困君子厄正人者惟朱文公言富以其鄰是說巽

體同力畜乾爲得小畜之義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曰

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程子曰九以巽順之極居卦之上處畜之終從畜而

止者也爲四所止也既雨和也既處止也陰之畜陽

不和則不能止既和而止畜之道成矣尚德載四用

柔巽之德積滿而至於成也陰柔之畜剛非一朝一夕能成由積累而至可不戒乎載積滿也詩云厥聲載路婦貞厲婦謂陰以陰而畜陽以柔而制剛婦若貞固守此危厲之道也安有婦制其夫臣制其君而能安者乎月望則與日敵矣幾望言其盛將敵也陰已能畜陽而云幾望何也此以柔巽畜其志也非力能制也然不已則將盛於陽而凶矣於幾望而為之戒曰婦將敵矣君子動則凶也君子謂陽征動也幾

望將盈之時若已望則陽已消矣尚何戒乎既雨既處言畜道積滿而成也陰既盛極君子動則有凶也陰敵陽則必消陽小人抗君子則必害君子安得不疑慮乎若前知疑慮而警懼求所以制之則不至於凶矣

朱子曰畜極而成陰陽和矣故爲既雨既止之象葢尊尚陰德至於積滿而然也陰加於陽故雖正亦厲然陰既盛而亢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矣其占如

此為戒深矣

愚曰上以巽陰之極畜九三乾剛之最三既說輻則畜道成矣故曰既雨既處既者已了之辭蓋前日密而不雨者至是則既雨矣前日尚往者至是則既處矣此豈非柔巽之德積滿而至於成之所致乎況上巽體而陽德積柔成剛也陰道至此極矣聖人復寓夫逆制小人護持君子之意焉曰婦貞厲言婦制其夫雖正必危月幾望言陰盛必消

君子征凶言陰勢方盛行有可疑犯之而征必罹凶咎大抵陰畜陽亦只有許多功効陰過於畜陽必危此卦所以為小畜而不可以為大也

䷉ 兑下乾上

程子曰序卦物畜然後有禮夫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別髙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畜然後有禮履所以繼畜也履禮也禮人之所履也為卦天上澤下天而在上澤而處下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理之當也

履虎尾不咥人亨

程子曰履人所履之道也天在上而澤處下以柔履藉於剛上下各得其義事之至順理之至當也人之履行如此雖履至危之地亦无所害故履虎尾而不見咥嚙所以能亨也

朱子曰履有所躡而進之意也以兑遇乾和說以躡剛强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故其卦為履而占如是也人能如是則處危而不傷矣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程子曰兑以陰柔履藉乾之陽剛柔履剛也兑以說順應乎乾剛而履藉之不順乎上陰承乎陽天下之正理也所履如此至順至當雖履虎尾亦不見傷害以此履行其亨可知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程子曰九五以陽剛中正尊履帝位苟無疚病得履道之至善光明者也疚謂疵病夬履是也光明德盛

而輝光也

愚曰此卦一柔而履二剛上爲乾剛所履不言剛履柔者三柔履之主也以柔履剛此以六三一爻言履之義也卦後爲尾乾之剛虎也四向後尾也三自下而履之我說而應彼感而順故乾雖剛而不忤何者乾剛爲物順之則利逆之則害莊子曰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順則不見噬咥可以亨矣彖釋虎尾足矣别出帝位何也人之應

世無過逆順二境逆境莫危於履虎順境莫大於

為君然人之情不蹶於羊腸九折而蹶於平地者

有矣是以履帝位之難尤難於履虎尾之難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程子曰天在上澤居下天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

如是故取其象而為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辨别上下之分

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有定民志定

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

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至於尊榮農工商賈日至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無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辨上下使各得其分以定民之心志也

愚曰地卑矣澤又卑焉上天下澤其象則辨矣君子以是象制是法使卑者安其卑尊者安其尊百執事無離次四民有常業此上下之所以辨也上下辨則天下无倖心蓋其志自定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程子曰履下處者行之義初處至下素在下者也而陽剛之才可以上進若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則无咎矣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

動求去乎貧賤矣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無不善乃守其素履者也安履其素而往者非苟利也獨行其志願爾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也

愚曰履如升階自下而上初踐步之始也凡巽曰或履坦或履虎尾或履帝位皆權與於此豈可無

其素哉素者平日素所踐履者也以其素而往則無咎矣象曰獨行願也謂幼學壯行行其所素乃所願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程子曰九二居柔寬裕得中其所履坦坦然平易之道也雖所履得坦易之道亦必幽靜安恬之人處之則能貞固而吉也九二陽志上進故有幽人之戒履道在於安靜其中恬正則所履安裕中若躁動豈能

安其所履故必幽人則能堅固而吉葢其中心安靜不以利欲自亂也

朱子曰伊川這一卦說那大象并素履履道坦坦處都說得好

愚曰九二以剛中之德居臣位之正而五不我應焉二豈以患得患失累其心哉所履之道坦坦而平蕩所抱之節幽獨而貞固吉於天理而已象曰中不自亂葢知世之富貴利達未有能亂人者人

實自亂耳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程子曰三以陰居陽志欲剛而體本陰柔安能堅其所履故如盲眇之視其明不見跛躄之履其行不遠才既不足而又處不得中履非其正以柔而務剛其履如此是履於危地故曰履虎尾以不善履履危地

必及禍患故曰咥人凶武人為於大君如武暴之人而居人上肆其躁率而已非能順履而遠到也不中正而志剛乃為羣陽所不與是以剛躁蹈危而得凶也

愚按文公謂此爻武人為於大君必有此象但六三陰柔不見得有武人之象處不可曉以愚觀之九二六三九四互離六三九四九五互巽離為目為甲胄巽為股下卦兑為毁折是離目而兑毁之

眇也巽股而兑折之跛也甲胄則為武人又兑西方金亦武人之象此三所以言眇跛武人也六以隂柔居三之剛德弱而志暴也以無能為之德濟之以不輕為之心蕩一有濟以無恐懼之心行其無能為之德鮮不及禍聖人於此三致其意曰猶眇之無見而自任以能視跛之無行而自任以能履僵仆而已猶智不足以禦虎而直履其尾見咥而已猶武人薄於藴藉而躁暴欲為人上志徒剛

而已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若人者與象言不
咥此言咥者卦體說而應乎乾應則以柔應剛以
說應健如列禦寇所謂達其怒心也文則才智不
足而有為於大君妄動也是不知宋王之猛者也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程子曰九四陽剛而乾體雖居四剛勝者也在近君
多懼之地無相得之義五復剛決之過故為履虎尾
愬愬畏懼之貌若能畏懼則當終吉葢九雖剛而志

柔四雖近而不處故能兢愼畏懼則終免於危而獲吉也能愬愬畏懼則終得其吉者志在於行而不處也去危則獲吉矣陽剛能行者也居柔以順自處者也

愚曰三四均爲履虎尾三既凶矣四涉危而知懼志在於行而不處也四動成震震爲恐懼脩省非獨可以免禍而終因之以獲吉象曰志行也九四志行畏虎之見咥也而六三之志方剛不恤其咥

我也此所以三凶而四終吉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程子曰夬剛決也五以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任其剛決而行者也如此則雖得正猶危厲也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甞不盡天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為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可固守乎有剛明之才苟專自任猶為

危道況剛明不足者乎易中言貞厲義各不同隨卦
可見也戒夬履者以其正當尊位居至尊之位據能
專之勢而自任剛決不復畏慎雖使得正亦危道也
愚曰夬決也以剛決之威履至尊之位雖正猶危
何也古之聖王至明而不自視至剛而不自決求
以盡人之情夫是以剛者為之決明者為之視而
吾兼受之然後可以居正而不勞矣若夫自任其
決以求正天下鮮有不為夬履之厲者漢宣帝唐

德宗是也宣帝猶能相丙魏以陰濟其所不及至德宗則剛明自恃忌正士以資姦臣則又危矣其曰位正當也言正位而不言中乾剛用之於獨斷也故曰貞厲象曰剛中正故履帝位而不疚光明義互見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程子曰上處履之終於其終視其所履行以考其善惡禍福若其旋則善且吉也旋謂周旋完備無不至

也人之所履考視其終若終始完備無疚善之至也

是以元吉人之吉凶繫其所履善惡之多寡吉凶之

小大也上履之終也人之所履善而至其終周旋無

虧乃大有福慶之人也人之行貴乎有終

愚曰祥者吉之先見生於所履者也視我之所履

則吉之来可考而知之矣旋圜旋也我之踐履若

做得圜旋周備則吉必元吉慶必大有若只是半

截時無由考得其祥後面半截却不好未可知上

履之終故其祥可考焉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七八

詳校官内閣學士臣尹壯圖

通政使司副使臣英瞻蒙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吕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汪兆昺

謄録監生臣李師㳄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七

元　趙采　撰

䷊ 乾下坤上

泰

程子曰序卦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泰所以次履也為卦坤陰在上乾陽居下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和則萬物生成故為通

朱子曰泰通也為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為泰正月之卦也

泰小往大来吉亨

程子曰小謂陰大謂陽往往之於外也来来居於內也陽氣下降陰氣上交也陰陽和暢則萬物生遂天地之泰也以人事言之大則君上小則臣下君推誠以任下臣盡忠以事君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君子来處於內小人往處於外是

君子得位小人在下天下之泰也泰之道吉而且亨也不云元吉元亨者時有汚隆治有小大雖泰豈一概哉

朱子曰言坤往居外乾來居內又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來居三也占者有陽剛之德則吉而亨矣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

程子曰小往大來陰往而陽來也則是天地陰陽之

氣相交而萬物得遂其通泰也在人則上下之情交通而其志意同也

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程子曰陽来居內陰往居外陽進而陰退也乾健在內坤順在外為內健而外順君子之道也君子在內小人在外是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所以為泰也既取陰陽交和又取君子道長陰陽交和乃君子之道長

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程子曰天地交而陰陽和則萬物茂遂所以泰也人君當體天地通泰之象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生民也財成謂體天地交泰之道而財制成其施為之方也輔相天地之宜天地通泰則萬物茂遂人君體之而為法制使民用天時因地利

輔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美之利也如春氣發生萬物則為播殖之法秋氣成實萬物則為收歛之法乃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輔助於民也民之生必頼君上為之法制以教率輔翼之乃得遂其生養是左右之也

愚曰易之乾坤以體言否泰之乾坤以氣言體欲一而不雜氣欲交而感化夫泰通也交而後通之謂也然天不能獨陽而無陰㷔不能獨健而無順

國不能皆君子而無小人聖人治泰只要陽則內之陰則外之健則內之順則外之君子則內之小人則外之外小人不是廹而逐之使之窮无所歸蓋陽一陰二世之小人不可勝盡但使君子在內當權常制其命而其道長小人在外不爲无措而其道消是謂兩得其所而三極自然成泰矣此便是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處大率開泰運在天文王言小往大来吉亨是也成泰治在人夫子

言后以財成輔相是也天地雖交萬物雖通使无聖人以主張綱維於其間則氣運之來亦有過與不及之偏安能自然成泰或曰泰无不否此氣數自然雖聖人亦留他不住不思若聖人處此終是內君子外小人把得這局面定泰如何便會否蓋道足以御數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程子曰初以陽爻居下是有剛明之才而在下者

也時之否則君子退而窮處時將泰則志在上進也

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

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故以為象彚類也

賢者以其類進而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君子之進

必以其類不惟志在相先樂於與善實乃相賴以濟

故君子小人未有能獨立不賴朋類之助者也自古

君子得位則天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志協力以成天

下之泰小人在位則不肖者並進然後其黨勝而天

下否矣蓋各從其類也時將泰則羣賢皆欲上進三陽之進志欲進同也故取茅茹彚征之象志在外上進也

朱子曰易最難看須識聖人作易之意且如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彚征吉謂其引賢類進也却不正說引賢類進而云拔茅茹何耶如此之類須要思量著

愚曰泰否之初皆言拔茅茹伊川以茅比君子故於泰之征吉否之貞吉亨皆主君子言文公則以

茅茹是君子小人連類而進之象當泰之時三陽類進拔茅連茹之象也當否之時三陰類進亦拔茅連茹之象也但泰言征吉君子之往進而吉也否言貞吉亨戒小人當安於貞而後吉亨也蓋否之初小人之惡未著故戒其能正則吉而亨如此剖析然後否泰之義明外是外卦志在外不欲

家食也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象曰包荒

得尚於中行以光大也

程子曰二以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於二君臣同德是以剛中之才為上所專任故二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處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為寛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

之心則無深遠之思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用馮河泰寧之世人情習於久安安於守常惰於因循憚於更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有為於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以濟深越險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猶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

量施劉米之用乃聖賢之為也不遐遺泰寧之時人心狃於泰則苟安逸而已烏能復深思遠慮及於遐遠之事哉夫治泰者當周及庶事雖遐遠不可遺若事之微隱賢才之在僻陋皆遐遠者也時泰則固遺之矣朋亡夫時之既泰則人習於安其情肆而失節將約而正之非絕去其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亡自古立法制事牽於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則害於近戚限田產則妨於貴家如此之類

既不能斷以大公而必行則是牽於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則為之難矣治泰之道有此四者則能合於九二之德故曰得尚於中行言能配合中行之義也尚配也象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言如此則能配合中行之德而其道光明顯大也

朱子曰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占者能包容荒穢而果斷剛決不遺遐遠而不昵朋比則合乎此文中行之道矣

愚曰二五為泰之中非若他卦以下體之中在二上體之中在五也二雖中若以六居之則偏於陰矣今以九之陽而位二之陰中也五雖中若以九居之則偏於陽矣今也以六之陰而位五之陽亦中也此二五所以為泰之主也然二五雖均為泰之主而致泰則在二何者五為柔中之君其才則弱二為剛中之大臣其才足以有為故五虛心以任二二秉誠以輔五是主泰雖在五而致泰則在

二故泰之一卦唯九二之爻辭獨貫六爻之義爻辭凡五句十五字一句主一事一字有一義不容輕視也何謂荒荒者榛蕪而未治之謂也初九是已初雖陽德之賢窮而在下行則未成名則未立荒莫甚焉九二大臣也乃能容而受之而引之以進於上非包荒而何何謂馮河馮河者無舟而涉過於勇者也九三是已三雖陽德之賢剛而不中好勇過我馮河莫甚焉九二大臣也乃能材而使

之而不嫌其在已上非用馮河而何何謂遐外三陰是已三陰在外其於二也可謂遠矣然三陰雖小人君子於小人亦必有誘掖誨化之道而無擯斥絶棄之理九二大臣也乃能不以其遠而遺棄之非不遐遺而何何謂朋內三陽朋也初與三與九二同德可謂朋矣然君子與君子亦不當阿附朋比之私九二大臣也雖包初之荒用三之馮河而本無私暱之意非朋亡而何九二有此四者此

所以得尚於中行也中行六五也何謂尚企而配之之謂也以臣而賔於天子曰尚賢以今人而友古人曰尚友以臣庶妻天子之女曰尚主舜尚見帝是也二與五同心相孚剛柔相應是以謂之尚覲六五帝乙歸妹之辭則九二謂之尚宜也以中行之臣配中行之君其道不既光大矣乎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於食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程子曰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物理如循環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久而必否故於泰之盛與陽之將進而為之戒曰无常安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返者謂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為否矣當知天理之必然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為如是則可以无咎處泰之道既能艱貞則可常保其泰不勞憂恤得其所求也不失所期為孚如是則於其祿食有福益也祿

食謂福祉善處泰者其福可長也蓋德善日積則福禄日臻德踰於禄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无往不復言天地之交際也陽降於下必復於上陰升於上必復於下屈伸往來之常理也因天地交際之道明否泰不常之理以為戒也

愚曰泰否之相為倚伏此天道之當然而可信者也雖然聖人不謂天也泰至三而變無平者而不偏陂無上往者而不復來此雖天道也然君子所

以善御乎泰者唯艱貞存心守正立事勿恤其脩

伏信然之數則非特無咎又可安食於泰而有福

焉此成王能持盈守成而旣醉備五福者也然非

用九二剛健之才安能輔之致此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

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程子曰六四處泰之過中以陰在上志在下復上二

陰亦志在趨下翩翩疾飛之貌四翩翩就下與其鄰

同也隣其類也謂五與上夫人富而其類從者爲利也不富而從者其志同也三陰皆在下之物居上乃失其實其志皆欲下行故不富而相從不待告戒而誠意相合也夫陰陽之升降乃時運之否泰或交或散理之常也泰既過中則將變矣聖人於三尚云艱貞則有福蓋三爲將中知戒則可保四已過中矣理必變也故專言始終反復之道五泰之主則復言處泰之義翩翩下往之疾不待富而隣從者以三陰在上

皆失其實故也陰本在下之物今乃居上是失實也
不待告戒而誠意相與者蓋其中心所願故也理當
然者天也衆所同者時也
朱子曰已過乎中泰已極矣故三陰翩然而下復不
待富而其類從之不待戒令而信也其占爲有小人
合交以害正道君子所當戒也陰虚陽實故凡言不
富者皆陰爻也
愚曰陽實爲富陰虚爲貧不富陰爻也隣五與上

也陽升陰沉本性也陰上陽下時數也時去則性
復矣泰至三則變變則三陽失實則六四牽三陰
之隣而復其性故翩翩然來下所謂無往不復也
五上從四出於中心不待要結告戒故曰不戒以
孚小人伺君子之衰而連黨以竊位其情狀如此
可不畏哉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程子曰史謂湯為天乙厥後有帝祖乙亦賢王也後

又有帝乙多士曰自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稱帝乙者未知誰是以文義觀之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法者也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爲禮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其夫也六五以柔陰居君位下應於九二剛明之賢五能倚任其賢而任從之如帝乙之歸妹然降其尊而順從於陽則以之受祉且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者也謂成治泰之功也所以能獲祉福且元吉者由以其中道合而行其志

願也有中德所以能任剛中之賢所聽從者皆其志願也非其所欲能從之乎

朱子曰以陰居尊為泰之主柔中虛已下應九二吉之道也而帝乙歸妹之時亦嘗占得此爻占者如是則有祉而元吉矣凡經以古人為言如高宗箕子之類者放此

愚按帝乙歸妹湯之歸妹也湯一曰天一京房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

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從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則帝乙湯也卦中互震帝出乎震故云帝乙又互兑震為長男兑為少女由長男言之兑妹也又卦中互歸妹故云帝乙歸妹六五降其尊位下交九二又有歸妹之象五以柔中下交九二剛明之賢而順從之九二復以剛中上交於五而其道上行以是成治泰之功則以中道致福而獲元吉也夫上交於五者豈惟九二

之願亦九五之願二五皆以中而行其所願此所
以得祉而且元吉也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
其命亂也
程子曰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
泰之終將反於否如城土頹圮復反于隍也上泰之
終六以小人處之行將否矣勿用師君之所以能用
其衆者上下之情通而心從也今泰之將終失泰之

道上下之情不通矣民心離散不從其上豈可用也用之則亂衆既不可用方自其親近而告命之雖使所告命者得其正亦可羞吝邑所居謂親近大率告命必自近始凡貞凶貞吝有二義有貞固守此則凶吝者有雖得正亦凶吝者此不云貞凶而云貞吝者將否而方告命爲可羞吝否不由於告命也

愚曰隍城外濠塹也城築之初於此取土今城頹圮復入于隍反泰爲否也自邑告命文公云邑是

私邑不受我之命而反来命令自巳雖其言正人君至此羞吝甚矣葢命令倒置衰世之君敗家之主莫不皆然善治泰者當深以爲戒也大抵泰基於初成於二極於五聖人賛其吉其光大其元吉固不待論泰變於三壞於四殞滅於上聖人憂之之心過於前日喜之之心焉三是聖人以艱貞詞道意切使天下覺而早圖四上不復告戒意出詞表使天下懼而改圖吁深矣

䷋ 坤下 乾上

程子曰序卦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夫物理往來通泰之極則必否否所以次泰也為卦天處上地處下是天地隔絶不相交通所以為否也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程子曰天地交而萬物生於中然後三才備人為最靈故為萬物之首凡生天地之中者皆人道也天地不交則不生萬物是無人道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

消長闔闢相因而不息泰極則復否終則傾無常而不變之理人道豈能無也既否則泰矣夫上下交通剛柔和會君子之道也否則反是故不利君子貞君子貞道否塞不行也大往小來陽往陰來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象故為否也

朱子曰否閉塞也七月之卦也正與泰反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其占不利於君子之正道蓋乾往居外坤來居內又自漸卦而來則九往居四六來居三也

或疑之匪人三字衍文由比六三而誤也傳不特解其義亦可見

愚曰否雖天地陰陽之運然亦不徒否也所以致否者由用世者之匪人也伊川言匪人是無人道看来不是否之世都無人道只是有人道者不出来無人道者出来用世若謂都無人道則道在天地間曷嘗一日無人道曷嘗一日息只是否者以小人在位所以說否之匪人是非人之得時得位

所以如此聖人為君子謀故告之曰不利君子貞

使君子安於天以俟其復不能安之求以正之非

君子之利大往小來時也故不復致吉凶之辭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

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內陰而外陽

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程子曰夫天地之氣不交則萬物无生成之理上下

之義不交則天下无邦國之道建邦國所以為治也

上施政以治人民戴君而從命上下相交所以治安也今上下不交是天下無邦國之道也陰柔在内陽剛在外君子往居於外小人來處於内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

愚曰彖辭盡與泰反毋庸贅論或曰上下不通如何便到無邦曰遠臣不通乎君則畿甸而外非吾有也庭臣不通乎君則堂下非吾有也迩臣不通乎君則指足之外非吾有也羣雄皈闗二世弗

知韓擒虎渡江後主弗聞可不謂之無邪乎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禄

程子曰天地不相交通故為否否塞之時君子道消當觀否之象而以儉損其德避免禍難不可榮居禄位也否者小人得志之時君子居顯榮之地禍患必及其身故宜晦處窮約也

朱子曰收歛其德不形於外以辟小人之難人不得以禄位榮之

愚曰坤六四天地閉賢人隱則以譽為咎否之象天地不交君子以儉德避難則以榮為辱若貴且戚則所以濟其否者又非疎遠者之比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彚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程子曰泰與否皆取茅為象者以羣陽羣陰同在下有牽連之象也泰之時則以同征為吉否之時則以同貞為亨始以內小人外君子為否之義復以初六否而在下為君子之道易隨時取義變動无常否之

時在下者君子也否之三陰上皆有應在否隔之時隔絶不相通故无應義初六能與其類貞固其節則處否之吉而其道之亨也當否而能進者小人也君子則伸道免禍而已君子進退未嘗不與其類同也爻以六自守於下明君子處否之道象復推明以盡君子之心君子固守其節以處下者非樂於不進獨善也以其道方否不可進故安之耳心固未嘗不在天下也其志常在得君而進以康濟天下故曰志在

君也

朱子曰三陰在下當否之時小人連類而進之象而初之惡則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蓋能如是則變而為君子矣小人而變為君子則能以愛君為念而不計其私矣　又曰初六是小人欲為惡而未發露時

愚曰文公言泰否拔茅是君子小人牽連而進之象但小人進多不正故戒以貞則吉而亨彖言志

在君何也小人其初未過志亦要得君求用未有害君子之心到得如願遂志方漸漸做不好底事所以初六只言小人之初心本自如此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程子曰六二其質則陰柔其居則中正以陰柔小人而言則方否於下志所包畜者在承順乎上以求濟其否為身之利小人之吉也大人當否則以道自處豈肯枉已屈道承順於上唯自守其否而已身之否

乃其道之亨也或曰上下不交何所承乎曰正則否矣小人順上之心未嘗無也夫人於否之時守其貞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之否也不云君子而云大人能如是則其道大也

朱子曰陰柔而中正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君子之象小人之吉道也故占者小人如是則吉大人則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蓋不可以彼包承於我而自失

其守也　又曰否六二包承龜山做包承小人一句言否之世當包承那小人却不成句龜山專說這一段蓋為自解洗他從蔡京父子之失也

愚曰包有善不善泰之包荒則包容之義否之包承包羞則包藏之義也二以陰邪之小據内而應君包藏其心承順其上足以得之小人固吉矣邪正不兩立小人吉則大人將如何易曰能安於否深自閉藏則亨矣象以不亂羣釋之夫冠章甫而

適越越斯嫉誦詩書而入秦秦斯戮以皎皎潔潔之行鶩羣小羣小斯禍能入小人之羣而不亂眞避難之良法東京二十四友愚哉此卦於二稱小人吉五稱大人吉小人吉其身吉天下國家之禍也大人吉其身吉天下國家之福也是知惟大人有吉小人無吉易曰小人吉者若曰小人自以爲吉耳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程子曰三以陰柔不中不正而居否又切近於上非能守道安命窮斯濫矣極小人之情狀者也其所包畜謀慮邪濫无所不至可羞恥也陰柔居否而不中不正所謂可羞者處不當故也處不當位所為不以道也

朱子曰六三包羞是有那志於傷善而未能之意他六二括自包承到這六三已是要害君子然做事不得所以包許多羞恥　又曰六三便是做那小人了

所以包許多羞恥世間小人做了罪過他心下也自不安者甚多

愚曰三以陰柔據剛位且居下卦之上小人之位極矣德不稱位恥莫甚焉猶切近於陽見聞所漸亦知其可羞矣而不能行其所知以至於忍恥而冒處故謂之包羞曰位不當者言不當居此位也

或曰聖人於泰否只管說包字必是卦有此象曰泰否兩卦皆乾坤之變天地无所不包故泰否多

取包字為義然天包地外故泰有包荒之象地只含洪光大做天底不得故只包承包羞乾坤分量如此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程子曰四以陽剛健體居近君之位是有濟否之才而得高位者也足以輔上濟否然當君道方否之時處逼近之地所惡在居功取忌而已若能使動必出於君命威柄一歸於上則无咎而其志行矣能使事皆出於君命則可以濟時之否其疇類皆附離其福

祉離麗也君子道行則與其類同進以濟天下之否離祉也小人之進亦以其類也有君命則得无咎乃可以濟否其志得行也

朱子曰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是吉凶到此未判須是有命方得无咎故須得一箇革會方能轉禍為福本是陰長之卦知九五休否上九傾否又自大故好蓋陰之與陽自是不可相无者今以四時寒暑而論若無陰陽亦做事不成以善惡及君子小人而論

則聖人直是要消盡了惡去盡了小人方得蓋亦抑陰助陽之義

愚曰否泰之相反也泰之四其陰翩翩而下復則否之四其君子亦聯志而上行然四則小人之黨尚壯君子之勢方微易恐君子次且未進也乃作其氣曰否將轉泰此天命也既有天命自令濟否君子可无咎矣小人疇類且將離君子可受祉矣

象又明曰此正君子志得道行之秋吁易於否極

而泰曰有命於剛陽來復曰人心於剛浸而長曰天道於剛自外来曰天命是知天道多在君子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程子曰五以陽剛中正之徳居君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吉也大人當位能以其道休息天下之否以馴致於泰猶未離於否也故有其亡之戒否既休息漸將反泰不可便為安肆當深慮遠戒常虞否

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其繫于苞桑謂為安固之道如維繫于苞桑也桑之為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有大人之德而得至尊之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是以吉也无其位則雖有其道將何為乎故聖人之位謂之大寶

愚曰易於否言休否於復言休復伊川釋休復則以休為休美於否則以休為休息今愚於此亦只以休美言休美事也有仁恤斯民之意九五以乾之

剛居尊而履正以其時之否也一切為休美之事以仁恤其民益知危而欲安其位者也知亡而欲保其存者也知亂而欲有其治者也故常常曰吾其亡矣吾其亡矣其操心危慮患深欲措天下於大安久固之地而後已桑根最深固繫于桑固也叢包之桑尤為不可拔繫于苞桑則固之固也九五大人懲前日之危亡為後日之堅固此其所以吉也此卦兩大人五之大人在上之大人也二之

大人在下之大人也二之大人否亨僅足以亨其身五之大人亨則天下蒙福矣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程子曰上九否之終也物理窮則必反故泰極則否否極則泰上九否既極矣故否道傾覆而變也先極否也後傾喜也否傾則泰矣否終則必傾豈有長否之理極而必反理之常也然反危為安易亂為治必有剛陽之才而後能也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屯之

上六則不能變也也

朱子曰且如否內二爻是小人得志時然不大故不會做得事初則如此二又如此三雖做得些箇也不濟事到四便聖人說他那君子得時否漸次反底道理五說苞桑繫辭中說得條暢盡之上九之傾否到這裏傾了否做泰

愚曰否易而泰難勢也故泰卦未久至三而已變矣否至於上始有可變之會焉蓋陰上而陽下物

必思復其變之也速令陰陽定位欲變而爲泰是必至於傾蕩無餘而後可夫休否繫乎人傾否存乎天故九五曰大人吉言人事也上九曰否終則傾言天運也否傾則復於泰矣然徒知天而不知人則亦不達所以傾之之道先否後喜與仁者先難後獲之意同見聖人只理會傾否不問他喜所以象言否終則傾更不言喜了用世者宜知之

周易程朱傳義折衷卷七